



射向更深的蓝

■紫儿（江西）

给翅膀一次向死而生的腾空
骨骼间潮水，正在后退
离你越来越近的高度
失重正以某种角度，切开云层
悬停于空想边缘

此时，驮着的流云比季风更轻
眼睛里缀满星芒
不再惧怕气流中的颠簸
天空已铺成纯蓝画布
尾羽始终以一个悬念
重组为箭

风，仍在雕琢昨夜残月
银辉碎落成航标灯
因为有你，我必须学会孤独地
螺旋
在永无止境的坠落中
高调地展开锐角

夕光在收割

■王恩贵（四川）

就趁着落日还没全落下
身无长物的我们，把自己
又深爱了一次

为之俯首的麦子、苞谷、鸡舍、
鸭棚
在心里清晰了几分

站在桥边，浑浊的眸光里
一些事物随溪水去了远方
另一些带着温暖
原路返回

这一生太多负累来不及放下
落在草丛的
踪迹

手牵老牛，那单薄的身影
夕光用羽毛，片片收割

深陷

■希冀（山西）

因为想让光深入，窗口
敞开透明的心，因为深爱
才会有谁让你疼痛
有时，又没有因为
你行走在明知的不归路上
水流用一生奔赴成流水
因为使命，一叶桨
忠于小舟划开的
无边漂泊

归来

■刘平（贵州）

船桩还牢牢钉在渡口
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
也牢牢钉在河岸上。它们的坚
守
是一根麻绳拴在河面上
摇晃的旧木船。夕光斜坐在木
船上
我也斜坐在木船上，沉默不语
风在河面上一次又一次划出波
纹
试图打破船上的寂静
而此时，木桨与河水窃窃私语
岸上亮起的灯光倒映在水里
像一只只灼人的眼，紧紧盯着
似乎已看透了迷途知返的我

雁子回时

■刘必芬（四川）

总是在春天
裹起西村那片月光
装进行囊

去他乡，寻找诗和远方

在陌生城市和山水间，漂泊
总是望向湛蓝的天空
南飞的大雁
可否捎去思念

寒来暑往，又是秋霜
城市的霓虹灯，把影子拉得老
长
在流浪的街头
日历又一次圈起，心中的归期

终于，当北归的大雁排成行时
虽是行囊空空
却还是迫不及待地披着月光
赶在黎明之前归来

停泊

■吴海龙（安徽）

停与泊，两个动荡的词
彼此靠拢
久远的漂流也会泅生静寂之意
小葱拌豆腐的俗世
许多的有来自虚无
许多眼见的人与事
你无法说得清楚
那些木头做成的牛马
让旧出包浆的时光沿着秦岭古
道
在志书里观照现实的光芒
就像河面相依的木船
纵然站立云水之间，也是奔马
船尾的橹，摇不摇
木纹里起伏的都是涛声
跟站在甲子分水岭上的人一样
停泊已是身后的事

桃园

■禅心（湖北）

这是我的桃园，睁开眼
就有晨曦漫过窗台，流到
一条河的内心

从岩石旁经过的水流
已找到它的默契
以音符滋养云雀，滋养一个
历经情劫的女子

金光从密林之上滑下来
一个人在这里坐了很久
万物都在和我交谈

一头牛，背犁的老人
石桥攥紧他们一生的重量
田地，新绿熨平残存的伤疤

躺在草地上，融于世界
种菊的人还在路上
我只是一个孩子

截不住流水的单孔桥

■张存伟（山东）

披蓑戴笠的外公
和身后的牛铃声，一样从容
日复一日走过村头的单孔桥
从没想过流水，和流水的锋利
更不会想到流水，常裁剪下半
轮月亮

我羞愧于，流水映出的沧桑
和抵达不了的那些千山万水
人生是一片树叶
我们主观地在流水里涂抹四季
的颜色
认为它能永久保存
当树叶落入流水，轻得不起一
丝涟漪

我们一生极短，来不及思考它
只有横跨流水单孔桥的距离

假如外公还在世间
我愿做他身后的黄牛
像他清醒得如大山一样沉默
流水无物，它流它的

故乡的桥

■王文炳（四川）

取下大山的一部分，放在村口
筑成一座桥
故乡就从山里延伸到了山外

或轻或重的步履
留给桥的记忆，总在
石缝里长出越来越长的茎叶
挂在叶尖的露珠，是远处
街头巷尾的工棚背面滴落的泪

只有父亲和牛
在桥上走过去，又走回来
一步一步地重，传递给
一块又一块的石头。斑驳的隐
痛
在暗夜风化
——太阳和月亮，是他一生往
返在
桥东和桥西的两个端点

桥下的流水，流过时间之上
映在水中的另一半圆
跟随流水去了远方——
故乡的桥，等待圆满的一条路

犁铧

■席素山（黑龙江）

听不见起伏的鼾声
夜晚的蟋蟀也不愿意爬上窗棂
寂静的村庄，也有假象
那些落下的草籽正被风聚集到
路边
长出嫩嫩的小手，等待进城返
村的乡音
村口的小溪依旧昼夜不歇
拱桥透过窗口镜头，拍照村边
夕阳
觊觎天空移动的晚霞
捎信给几百里外工作的我
趁着清爽夏日乘车归来
帮助父亲牵牛。弥补他扛着木
犁
眺望远处公路，肩膀碾压出来的
茧痕

独对江河

■宇儿（四川）

如果
不断被风浪卷起，又抛下
那就弃船，归隐山林
自在的蝉鸣，响过怒涛
石板路，比白云绵软

每一天，已轻若舴艋
记忆深处，可见船，可见光影
直至小舟渺于空茫

也罢，轻唤一群鱼，啄梦
与时光一同虚度
不必回溯，不必顾盼
能让万物透气的
一定是生活可贵的表层

心中的船停泊在六月

■张青林（安徽）

一条河流会老，落进湖水的月
亮会老
——你说：停在湖水那艘
空空的船不会老
还有芦苇湾夜晚的灯火

心里早已生长出许多芦苇
占据了大片水面的荒芜

水鸟的叫声也低沉了许多
芦花的白似曾相识

湖面有时起伏，有时平静
像我丢失那个六月后的心情

我们都回不了过去，还有芦花
的记忆
和心中的船
停泊在长满芦苇的湖面

遥远的回声

■栾堰（山东）

一江水，在此
已经等候多时了
泊在江边的船，走了很远
这一艘潦草的，信誓旦旦的木
船
永不知疲倦

现在它老了
身上的骨骼更瘦了
可它体内的山川、鹏鸟
一点都没少
那些浩大的河流，常常流经它
体内
像今夜，鹧鸪鸟在它篷顶啼鸣
遥远的回声
试图以归来的方式回应
一江水，为热衷出发的桨声
伸出倒影
远行中破旧的船身
终于，在某日
露出完整

窗口有一层薄薄的轻雾

■南木子（重庆）

昨夜星辰，从河水中捞出自己
渡向无数双眼睛
依靠的是桥，老人，黄牛
都弓着脊背，体内塞满了一块
一块
互相支撑的岩石。

河水清澈，目睹了两岸枝丫
以抖落叶子的方式，一点一点
渡过自己

最心灰意冷的莫过于，两岸的
枝丫
放弃所有的弹性奔向彼此时
中间横亘着
大约两米宽的一碰就碎的冬季

被晨光和夕光交替摩挲的河水
一会儿重如古铜，一会儿又轻
如草绿

老牛·老农·老桥

■凌雾（江苏）

来自不同领域。暮色四合
牛哞声，脚步声，流水
欢笑声，交织于一座古老的拱
桥

——一桢夕阳怀抱下的春耕晚
归图

宁静的山水，一生忠诚土地的
耕牛，一辈子守着山村
以及老祖宗传下的金饭碗——

如今老牛被挂在墙上，彰显
一贯勤劳的荣耀
老农把自己种在山腹，成了
发芽的种子。村前留下
那座拱桥的沧桑，依然托举天
空

——多像岁月雕刻成满脸皱纹
的

老人，睁开空洞的眼睛
痴痴守望大山，守望桥下流水
淘洗过往的辛酸和日夜绽放的
涟漪

而我们开着小车穿行，时不时
按响穿透肉体的鸣笛
会不会，触碰老桥在晨露晚风
里
一声声叹息，抑或破碎了沉醉
的梦

隐身飞行

■尤言（重庆）

月亮在鸟眼里飞行
一声鸟鸣
苦楝树放下去年的金铃子
蓝花楹说着新的唇语

飞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
从眼睛，耳朵，情绪和想法
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

一枚豆荚裂开
豆子弹跳出来，小小地飞了一
会儿

天空经历那么多
——它从不记录
真正的飞行，都是隐形的

暮归

■江秋容（江西）

太阳西下的时候
风追着麦香跑进了衣领
犁铧挨着肩头与阳光拥抱

河水踮起脚尖努力地仰望
更高处的山峰
此刻光阴不仅仅是
字里行间的文字滚动

石桥上，祖父左手提着一箩筐
辛劳
右手提着一箩筐丰收身后跟着
的老牛
在祖父老茧累积的农谚里
左右顾盼
一棵花一棵草也在等着祖父的
认领

夕阳的温热没有停住脚步
祖母唤归的炊烟
将岁月的扁担弯过了石桥

半个身影

■故乡雪（陕西）

我露不露脸，都会在桥头
静静等候，同踏满
蹄印的青石板，同撑起鸟鸣的
老枝丫，同年久失修的
旧护栏，同一孔春风装满的桥
洞

流水在低处喊出我的乳名
烟雨蓄满的视野，就模糊颤动
起来
分不清薄雪，还是
落在屋檐和鬓发间的风霜

慌乱中答不答应
黄昏都会沉醉，与晚归的父亲
与满脸通红的云翳

与性急的想象，早早点亮橘色
灯火
看慢性子的月光
只洗净了，泪水弄花的半个身
影